

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分會編

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

宋元明之部 下

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編

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

——宋元明之部 下

中華書局

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

宋元明之部

(全二冊)

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

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207/8印張·438千字

1962年3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2版

1982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：9,251—25,250冊

統一書號：2018·71 定價：2.35元

陸九淵

陸九淵，字子靜，號象山，江西撫州金溪人。生於宋高宗趙構紹興九年（一一三九年），卒於宋光宗趙惇紹熙三年（一一九三年）。他生長在一個沒落的豪門地主的大家族裏。孝宗趙昚乾道八年（一一七二年）成進士，歸故里講學。孝宗淳熙二年（一一七五年）呂祖謙約他和陸九齡（復齋）會朱熹于信州鵝湖寺。論辯之中，顯露了朱學和陸學的分歧。淳熙十四年（一一八七年），登貴溪應天山講學，「居山五年，閱其簿，來見者踰千人」（年譜）。淳熙十六年（一一八九年）詔知荊門軍，四年後卒于荊門。他的學生著名的有楊簡、袁燮、舒璘、傅子雲等。至明代，陳獻章、王守仁發揮他的學說，成爲歷史上有名的陸王學派。其著述後人編爲象山先生全集，三十六卷。關於他的事跡詳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傳及宋元學案卷五十八象山學案。

這裏選錄了他的雜說、語錄中某些有代表性的材料，和一篇論學的書信——與曾宅之書。

陸九淵生活在南宋偏安的時代，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劇烈。他的社會思想是主張在鞏固絕對皇權的原則下，實行某些調和階級矛盾的政策。他說：「今聖天子重明于上，代天理物，承天從事」（荊門軍上元設廳講義），他認爲地上的皇權就是天上神權的體現，是絕對不可

動搖的。可是面對着「民之困窮甚矣，而吏日以橫」（與陳倅書）的現實社會問題，怎麼辦呢？他一方面空談「檢吏奸而寬民力」（同上），另一方面又用一套反動的哲學麻痹人民，「雖在貧賤患難中，心自亨通，正人達者觀之，即是福德」（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），要人民安于痛苦，不起來反抗。

在哲學思想上，陸九淵把禪宗思想和儒家思孟學派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，構成了他的所謂「心學」思想體系。陸九淵和其他道學家一樣也談「道」、談「理」，但他認為所謂「道」或「理」跟「心」是完全同等的概念。他說：「心，一心也；理，一理也。至當歸一，精義無二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。」（與曾宅之）又說：「道，未有外乎其心者。自『可欲之善』，至于『大而化之之聖』，聖而不可知之神』，皆吾心也。心之所爲，猶之能生之物，得黃鍾大呂之氣，能養之至于必達。使瓦石有所不能壓，重屋有所不能蔽，則自有諸己。」（敬齋記）這樣，他把「心」直接看爲世界的本體。石有所不能壓，重屋有所不能蔽，則自有諸己。」（敬齋記）這樣，他把「心」直接看爲世界的本體。後人區別他與朱熹派理學家的不同，而稱他爲「心學派」。在陸九淵看來，世界上唯一真實存在的只有「我」和我的理性——「心」，他完全否認在人的感覺之外有什麼客觀實在的東西存在，一切客體——世界萬物，都存在于主體——人的精神之中。他從這一點出發，得出「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來今曰宙。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」（雜說）的極爲荒誕的結論。而且在他看來，理性自身也是永無變化和發展的，他說：「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；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；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。」（同上）把永

恆不變的「心」或「理」做爲物質世界的第一性存在，這就構成了他的一套極端反動的形而上學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。

陸九淵既主張所謂「心卽理」，因而認爲天地萬物都是「吾心」所「固有」，因此他就完全否認實踐在生活中的意義和作用。在認識論上，他反對在客觀事物中尋求知識，認識真理。他說：「此心此理，我固有之，所謂『萬物皆備于我』。昔之聖賢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。」（與侄孫瑤書）又說：「汝耳自聰，目自明，事父自能孝，事兄自能弟，本無少闕，不必他求，在自立而已。」（語錄）他教人讀書爲學，必須先「盡我之心」（語錄），否則不僅無益反而有害，恢復了「本心」，一切也就都得到了。故他提出「學苟知本，六經皆我註腳」（語錄）。

在道德修養方面，陸九淵具有嚴肅的如對上帝的精神，他說：「無事時不可忘『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』。」他又提出了所謂「存心」、「去欲」的說法。他說：「吾心之良，吾所固有也。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，以其有以害之也。……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？欲也。欲之多，則心之存者必寡；欲之寡，則心之存者必多。……欲去，則心自存矣。」（養心莫善于寡欲）又說：「古人教人，不過存心、養心、求放心。此心之良，人所固有，人惟不知保養，而反戕賊放失之耳。苟知其如此，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，日夕保養灌溉，使之暢茂條達，……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？」（與舒西美書）他把所謂良心與物欲對立起來，並主張用所謂「存心」、「養心」、「求放心」的訴之于直覺的方法，使人追求所謂道德的完善。實際上不過是把封建倫理先驗化，而說成是人人所固有的「本

心」，並用去欲、寡欲的說教，要人民放棄爲改善物質生活而進行的鬥爭，以維護統治階級既得的利益。後來王守仁所倡導的「致良知」，正是從他這種理論直接脫胎出來的。

陸九淵對朱熹學說曾多次提出過反對意見，爭論主要集中在認識論方面。他認爲朱熹的「格物窮理」乃是一種支離破碎的方法。他曾自負地把自己與朱熹比較說：「易簡工夫終久大，支離事業竟浮沉。」（語錄）朱、陸二人同講「理」，但朱認爲「理」乃是先天地萬物而存在的本體，天地萬物都是稟「理」而生的，而「心」則亦是「天理」的體現。但「心」常爲「物欲」所做，要使「心」復歸于明，就必須就事事物物「窮理」。「窮得到後，遇事觸物，皆撞着這道理。」（朱子語類）于是達到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」（同上）。陸却認爲「心卽理」，人的認識只需通過「切己自反」（語錄）、內檢省察的工夫，無用「外求」。據此，他自許其學說是能「先立乎其大者」（語錄），而斥朱熹爲捨本逐末。其實，朱熹的「格物窮理」，也並不具有從客觀事物中尋求真理的意義，而不過是把「格物」做爲跳板，以通往所謂「淨潔空闊」的絕對觀念世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所謂的「理」，其內容都不過是封建道德倫理。他們之間的分歧，乃是唯心主義內部的學派之爭。清黃宗羲就曾說：「二先生同植綱常，同扶名教。」其子黃百家也說：「二先生立教不同，然如詔入室者，雖東西異戶，及至室中，則一也。」（宋元學案卷五八）從他們的思想本質看，這些話無疑是正確的。

與曾宅之 節錄

……此理本天所以與我，非由外鑠〔一〕。明得此理，卽是主宰。真能爲主，則外物不能移，邪說不能惑。所病於吾友者，正謂此理不明，內無所主，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，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，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，主客倒置，迷而不反，惑而不解。……

蓋心，一心也；理，一理也；至當歸一，精義無二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。故夫子曰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〔二〕。」孟子曰：「夫道一而已矣〔三〕。」又曰：「道一，仁與不仁而已矣〔四〕。」……仁卽此心也，此理也。「求則得之〔五〕」，得此理也；「先知」者，知此理也；「先覺」者，覺此理也〔六〕；「愛其親」者，此理也；「敬其兄」者，此理也〔七〕；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〔八〕者，此理也；可羞之事則羞之，可惡之事則惡之者，此理也；是知其爲是，非知其爲非，此理也；……孟子曰：「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；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〔九〕。」此天之所與我者〔一〇〕，「我固有之，非由外鑠我也」。故曰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〔一一〕，此吾之本心也。……」

（象山先生全集卷一）

注 釋

〔一〕孟子告子上：「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」這是說理是人心所固有的，不是受了什麼外力的影響而產生的。

〔二〕見論語里仁。

〔三〕見孟子滕文公上。

〔四〕見孟子離婁上。

〔五〕見孟子告子上。

〔六〕孟子萬章上：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」

〔七〕孟子盡心上：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者；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」

〔八〕孟子公孫丑上：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」

〔九〕見孟子盡心上。

〔一〇〕見孟子告子上。

〔一一〕見孟子盡心上。

雜說 節錄

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來今日宙。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；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；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也……

宇宙內事，是己分內事；己分內事，是宇宙內事。人心至靈，此理至明；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。

語錄 節錄

「道外無事，事外無道」，先生常言之。

道在宇宙間，何嘗有病！但人自有病。千古聖賢只去人病，如何增損得道！

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，如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」〔一〕之類，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；如「學而時習之」〔二〕，不知時習者何事；非學有本領，未易讀也。苟學有本領，則知之所及者，及此也；仁之所守者，守此也；時習之，習此也；說者說此，樂者樂此〔三〕，如高屋之上建瓴水〔四〕矣。學苟知本，六經皆我註脚。

古人皆是明實理，做實事。

近來論學者，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〔五〕，焉有此理！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，以明人性之善，不可自暴自棄。苟此心之存，則此理自明。當惻隱處自惻隱，當羞惡、當辭遜，是非在前，自能辨之。又云，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，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〔六〕。所謂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」〔七〕。天下之理無窮，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，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〔八〕，然其會歸總在於此〔九〕。

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，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。

夫民，合而聽之則神，離而聽之則愚，故天下萬世自有公論。

居象山，多告學者云：「女耳自聰，目自明，事父自能孝，事兄自能弟，本無欠闕，不必他求，在自立而已。」

或問先生何不著書，對曰：「六經註我，我註六經〔10〕。」

有善必有惡，真如反復手，然善却自本然，惡却是反了方有。

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：「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，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，然於道問學處欠了。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！故游某之門者，踐履多不及之。」觀此，則是元晦欲去兩短，合兩長，然吾以爲不可。既不知尊德性，焉有所謂道問學〔11〕！

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，只是在我全無杜撰，雖千言萬語，只是覺得他底，在我不曾添一些。近有議吾者云：「除了『先立乎其大者』〔12〕一句，全無伎倆。」吾聞之曰：「誠然。」

人共生乎天地之間，無非同氣；扶其善而沮其惡，義所當然，安得有彼我之意，又安得有自爲之意！

宇宙不曾限隔人，人自限隔宇宙。

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，必無盡合之理；然此心此理，萬世一揆也。

束書不觀，游談無根。

或謂：「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，形而上者；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，形而下者。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。」先生云：「足下如以說晦翁，晦翁未伏。晦翁之學自謂一貫，但其見道不明，終不足以一貫耳。吾

嘗與晦翁書云，『揣量模寫之工，依放假借之似，其條畫足以自信，其節目足以自安。』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〔三〕。」

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，滿心而發，充塞宇宙，無非此理。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，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？……

（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）

學者不長進，只是好己勝，出一言，做一事，便道全是，豈有此理！古人惟貴知過則改，見善則遷。今各自執己是，被人點破便愕然，所以不如古人。

不可自暴自棄自屈。

知道，則末卽是本，枝卽是葉。又曰：有根則自有枝葉。

……今之學者，只用心於枝葉，不求實處。孟子云：「盡其心者知其性；知其性則知天矣〔四〕。」心只是一個心，某之心，吾友之心，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，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，其心亦只如此。心之體甚大，若能盡我之心，便與天同，爲學只是理會此。

……今人略有些氣餒者，多只是附物，元非自立也。若某則不識一個字，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。……道遍滿天下，無些小空闕。四端萬善，皆天之所予，不勞人粧點，但是人自有病，與他間隔了。又云：只一些子重便是病。又云：只一些輕亦是病。……

人要有大志，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，良心善性都蒙蔽了。今人如何便解有志，須先有智識始得。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，有此精神卻不能用，反以害之，非是精神能害之，但以此精神居廣居，

立正位，行大道〔一五〕。

自得，自成，自道，不倚師友載籍。

理只在眼前，只是被人自蔽了。……

人無不知愛親敬兄，及爲利欲所昏便不然，欲發明其事，止就被利欲昏處指出，便愛敬自在。此是唐虞三代實學，與後世異處在此。

人精神在外，至死也勞攘，須收拾作主宰。收得精神在內時，當惻隱卽惻隱，當羞惡卽羞惡。誰欺得你？誰瞞得你？見得端的後，常涵養是其次第。

人心只愛去泊〔一六〕着事，教他棄事時，如鶻孫〔一七〕失了樹，更無住處。

既知自立，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，不可便去理會事。……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，纔一霍〔一八〕便散了。某平日如何樣完養，故有許多精神難散。

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〔一九〕。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，若其才則有不同，學者當量力度德。

無事時不可忘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」〔二〇〕。

有道無道之人，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，爲道之幸不幸，皆天也。

我無事時，只似一個全無知無能底人，及事至方出來，又卻似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。

……請尊兄卽今自立，正坐拱手，收拾精神，自作主宰，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有何欠缺？當惻隱時自然惻隱，當羞惡時自然羞惡，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，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。

心不可汨一事，只自立心。人心本來無事，胡亂被事物牽將去。若是有精神，卽時便出便好，若一向去便壞了。

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。」上帝臨汝，無貳爾心〔三〕。此理塞宇宙，如何由人杜撰得。〔文王〕敬忌。若不知此，敬忌箇甚麼？

自立自重，不可隨人脚跟，學人言語。

學者須是打疊田地〔三〕淨潔，然後令他奮發植立。若田地不淨潔，則奮發植立不得。古人爲學卽讀書，然後爲學可見。然田地不潔淨，亦讀書不得。若讀書則是假寇兵，資盜糧〔三〕。

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丘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〔四〕之義。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。

「誠則明，明則誠」〔三〕，此非有次第也，其理自如此。「可欲之謂善」〔三〕，「知至而意誠」〔三〕亦同。有志於道者，當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〔三〕。凡動容周旋，應事接物，讀書考古，或動或靜，莫不在時。

此理塞宇宙，所謂道外無事，事外無道。捨此而別有商量，別有趨向，別有規模，別有形迹，別有行業，別有事功，則與道不相干，則是異端，則是利欲爲之陷溺，爲之窠臼，說卽是邪說，見卽是邪見。

天理人欲之分，論極有病，自禮記有此言，而後人襲之。記曰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」〔三〕。若是則動亦是，靜亦是，豈有天理物欲之分？若不是，則靜亦不是，豈有動靜之間哉？

格物者，格此者也。伏義仰象俯法〔三〕，亦先於此盡力焉耳。不然，所謂格物，末而已矣。

注 釋

〔一〕見論語衛靈公。

〔二〕見論語學而。

〔三〕說，同「悅」。論語學而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！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」此就是他所謂道。

〔四〕瓴，屋上瀉水的裝置。高屋建瓴，比喻居高臨下，勢不可擋。見漢書高帝紀。

〔五〕四端，見孟子公孫丑上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。」

〔六〕禮記中庸：「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，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。」

〔七〕又：「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」溥博，周徧廣闊；淵泉，深靜有本。這是說充積於中而以時發現於外。

〔八〕古代造紙多用竹。隋李密討隋煬帝檄文：「罄南山之竹，書罪無窮。」一般形容罪狀多；這裏是說無論造多少紙也寫不完。

〔九〕此，指心。這是說萬事之理俱備於一心。

〔一〇〕這裏「我註六經」。是反問語。因為他一貫反對著書，認為鄭玄朱熹註經，都是「留情傳註翻棗塞」，都是徒勞。所以特別強調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「心即理」，「同此心，同此理」，人只要「明心」，自己的心與六經就可以互為佐證。何必再去註經呢？楊簡記此云：「六經當註我，我何註六經？」添一「當」字一「何」字，意義更明。

〔一一〕禮記中庸：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。」朱熹章句：「德性者，吾所受於天之正理。道，由也。……尊德性，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；道問學，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。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。……蓋存心無以致知，而存心

者又不可以不致知。……聖人入德之方，莫詳於此。」朱、陸兩人都是唯心主義者，但朱氏言窮理以明心，認為心具衆理，但受氣質所蔽，必須經過格物，才能明心中之理；陸氏言明心以窮理，認為心即是理，只要明心，事物之理無所不知。故曾有人用尊德性和道問學來區別他們的傾向。

〔二〕孟子告子：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」這裏是指陸氏「明心」的學說。他曾說：「心之體甚大，若能盡我之心，便與天同，爲學只是理會此。」（語錄）

〔三〕中膏肓，是說挖到病根。這是陸氏譏刺朱氏模仿聖人，不切實際。

〔四〕見孟子盡心上。

〔五〕孟子滕文公上：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」

〔六〕泊，依傍。

〔七〕鵲孫，即獼猴。

〔八〕一霍，一忽兒。

〔九〕見孟子告子下。

〔一〇〕見詩經大雅大明。翼翼，恭敬的樣子。這是說沒有事的時候，也應該恭恭敬敬地像事上帝一樣。

〔一一〕見詩經大雅大明。

〔一二〕田地，指心地。

〔一三〕語本史記李斯列傳「藉寇兵而齎盜糧」。兵，武器。齎，通「資」，送給。

〔一四〕孟子盡心下：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。」丘民，指人民。

〔三五〕見禮記中庸。

〔三六〕見孟子盡心下。

〔三七〕見禮記大學。

〔三八〕見論語里仁。

〔三九〕見禮記樂記。

〔四〇〕周易繫辭：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。」